

智慧图书馆：如何促进默会知识向编码知识的转化

段君达

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

【摘要】促进默会知识向编码知识的转化是未来智慧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之一。人类的感知、有意识的知觉能否成为编码知识，语言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表明，默会知识是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但只能在行动（实践）过程中展现、被觉察、被意会。从灵感、直觉、顿悟、想象等发生机制来研究默会知识，就能够更深入探讨智慧的发生和作用机制。默会知识是智慧的底蕴，个体智慧从产生、使用、传播等意义上就是一种个体的默会知识。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正成为能够提高读者们创新意识、隐性技能和心智模式等默会知识的场所，以帮助读者产生新的智慧。

【关键词】默会知识；智慧；图书馆功能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399

1、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认知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起源于唐纳德·布罗德本特（1958）出版的《知觉与传播》、Ulrich Neisser（1967）出版的《认知心理学》、Chomsky的语言理论，以及纽厄尔（Alan Newell）和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现代科学家。

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研究那些不能观察的内部机制和过程，如记忆的加工、存储、提取和记忆力的改变等。主要理论观点有：①把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②强调人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的认识活动有决定作用；③强调认知过程的整体性；

感性认识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的过程。感性认识包括：①反映事物的表面的个别属性，即感觉；②对客观事物表面现象或外部联系的感知，即知觉；③事物的外部形象在人的意识中的保存、再现或重组，即表象。

感觉是外部世界与人体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和大脑的相应部位协同活动的结果，并不仅仅表达主-客之间的相关性，而是表达主-客之间的同一性。感觉能否用语言表达是感觉能否成为编码知识的分界线。

知觉是人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对感觉所提供的各种特征和外部联系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结果，是人类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化的过程，依赖于来自环境和来自知觉者自身的知识，这种转化过程会随着多次感觉而不断深化。人类无意识的知觉属于默会知识，有意识的知觉能否用语言表达是其能否成为编码知识的分界线。

表象是人的意识中保存的知觉的再现或想象，在认知心理学中，人的认知活动是认知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任何一种认知活动都是在与其相联系的其它认知活动配合下完成的，表象并不仅仅指过去感知过的事物形象在头脑中再现的过程，正如Chomsky指出，头脑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职的亚系统组成，彼此间进行有限的交流，头脑中包含看法、疑惑等，甚至无意识的精神状态。表象有形象思维和概念思维两种表达方式，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从上述感性认识的三个层次可知，感性认识是认知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任何一种认知活动都是在

与其相联系的其它认知活动配合下完成的。感性认识要成为编码知识，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基础。

理性一般指人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有自信与勇气冷静地面对现状，并快速全面了解现实分析出多种可行性方案，再判断出最佳方案且对其有效执行的能力。

理性认识是人的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式，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的认识。理性认识有三种形式：①概念，即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②判断，即在概念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各种关系进行区分、识别；③推理，即由一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下一个判断。

无论理性认识的形式、过程、结论如何，均是人的大脑运行的结果。而我们的大脑是250万年以来不断进化的结果，正如Chomsky在接受MIT的AI科学家 Lex Fridman专访时指出，人类视觉等基本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基因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是哺乳动物而不是昆虫的视觉系统，基因决定了我们拥有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人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本质的核心，是思想的源泉，是构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并且语言具有基本的创造能力，是自由、独立、无拘无束……；我们还有更多的科学天赋，没人知道这个天赋到底是什么，但是它却能确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本身在使用语言，但同时也获得了超出范围的理解。

但理性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因人而异的。理性认识是完全可以语言形式表达的知识，但拥有理性知识的个人是否愿意表达成为默会知识与编码知识的分界，正如Ted Hedesstrom 等（2000）指出，没有被形式化的默会知识可能是由于成本的限制、或出于对于知识垄断的需求而人为地阻碍知识传播，从而人为地使知识维持着默会的状态，但并不包括不能被形式化的默会知识，即由于知识自身的默会性不能被显性化。

2、默会知识的概念、特征与认知意义

波兰尼（1958）出版的《个体知识》中提出默会知识的概念，认为“默会的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默会知识的特征是“经常使用”、“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不能直接传

递”的知识。挪威哲学家格里门认为，“对知识的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即默会知识是可以用行动（实践）表达的知识。

Conllins (1993) Blaekle (1995) 从默会知识的存在主体及存在形式上进行划分，提出了四类默会知识：①个体根植型（Embodied Knowledge）默会知识，即以个人技能形式存在于个体；②个体认知型（Embrained Knowledge），即以个人认知能力形式存在于个体中；③组织根植型（Embedded Knowledge），即以组织实践形式存在于组织中；④组织文化型（Encultured Knowledge），即以组织理念形式存在于组织中。

野中郁次郎（1999）认为，默会知识可分为：①技能方面的默会知识，即那种知道怎么去做的非正式的、很难去约束的技能和工艺；②认知方面的默会知识，即概要、心智模式和知觉组成，从认知维度反映了现实的情况和未来应该的远景。

王众托（2004）将知识分为四个层次，即未察觉的知识、察觉到的知识、说的出来的知识、写的出来的知识，认为默会知识是来源于个人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形体动作或感官接受而获得的感觉与体验，包含了经验、技巧、诀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波兰尼认为科学发现是创造性的，并不是通过已知并可言传的程序经过辛勤劳作可以取得的，运用现存的规则可以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但却不能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发现既不能通过明确论述来获得，也不能明确地加以陈述，只能通过默会的思索过程并默会地认知；科学发现的大自然规律或秩序，远远超越了发现者的理解，而科学发现的意义在于发现者预先知道了很多依然隐藏着的暗含意义。

默会知识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能力：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记忆、理解、判断等综合分析能力、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具有生命个体心脑器官所产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同时具有这三种能力的个人即具有极高悟性或灵性，可称为有智慧。

问题在于：这三种能力均属于默会知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具有这三种能力，尽管这三种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递进关系，由此可知，默会知识是智慧的底蕴，个体智慧从产生、使用、传播等意义上就是一种个体的默会知识。

灵感、直觉、顿悟、想象等非理性因素是默会知识的重要特征，这些因素也是人脑意识发生过程中的非线性变量，常常不受人的意识的控制，不是你想要就立即可以产生的，而是与人的情绪、所处环境、发散思维的程度等等有关，具有的内在性、个人性、无法言传性等特点。当我们从灵感、直觉、顿悟、想象等发生和作用机制来研究默会知识，本质上就能够更深入的研究智慧的发生和作用机制。

3、图书馆是默会知识发掘、转化、分析的场所

默会知识不能用语言文字符号表达或直接传递，只能在行动（实践）过程中展现、被觉察、被意会。如果这种“行动（实践）过程中展现”在个人自愿的情况下可以是一种公共场合的行为（就如同今天的网红直播），就为默会知识的

公开传播或直接传递提供了可能。现代化的录像设备为全方位无死角的公开展现提供了可能，而高速网络则可以将这种公开展现瞬间传遍整个世界。

人们在默会知识的传递过程中，知识的信息量会随着传递人的当时情绪、语言表达能力、环境气氛等因素增加或减少，由语言或文字形成的编码知识则是稳定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在重要问题的表达中，眼神、表情、手势、体态、气氛等等均表现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信息，是人们观察、理解、明白表述者在讲述过程中所含有的不可言传信息的重要窗口，而仅仅靠文字记录则会失去对表述者在讲述过程中所含有的默会知识的理解，失去讲述者所表达的感染力和情绪，失去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的共鸣。

图书馆为这种个人“行动（实践）过程中展现”的知识传播提供了最佳场所，可以进行不同距离、不同方位和尺度的拍摄，可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录像，再现讲述者的眼神、表情、手势、体态以及现场气氛，以及这些音像永久保存的可能，为不在场的人们理解讲述者所表达的默会知识提供了可能。

目前图书馆的知识积累中，并不包括心智、模式、技能（潜在的、隐性的）、创新意识等人们自己也常常难以准确的表达知识，但能够提供显性的、已有的编码化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部分提供作者（广义上是编码知识提供者的大致经历、修养、知识层次-包括学历和个人经历等）相关信息，对于社会上公认的创新性强的作者，甚至可以通过大数据提供较为详细的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过程、知识拥有程度等相关的情况或信息，通过这些作者的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从客观的视角窥视或分析得出作者的心智模式和隐性技能，包括创新意识、思维方式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默会知识，这类的知识（指隐性默会知识）在有大数据分析之前是很难得到的，或者说是很难收集、交流和传播的。

由上可知，图书馆的功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在由单一的保存、展示、流通等功能，转变为具有主动分析、主动发掘、主动提供作者心智模式、隐性技能、创新意识等默会知识的场所，成为真正能够帮助读者产生智慧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张桂荣. 从事科学事业的精神要素——解读波兰尼的《科学、信仰与社会》[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5): 26-27.

[2]段汉明, 余淑君. 智慧类型、钱学森智慧与智慧城市[J]. 智能城市, 2020, 6(6): 20-24.

作者简介:

段君达, 男, 汉族, 于1982年2月出生于陕西汉中, 任职于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 助理馆员, 本科, 方向: 信息社会图书馆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图书情报研究项目“智慧社会背景下的图书馆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HNTQL-2021-109)的阶段性成果。